

古今尺牘大觀 下編三



中華書局發行

必 生 攝 讀

肺 病 治 療 法

神 經 衰 弱 治 療 法

●全一冊

▲定價二角

是編不偏重藥物與學理。

語語本諸實驗。以自然

作用爲歸。患此症者。

依書行之。卽能收

自療之奇效。

●全一冊

▲定價二角半

著者本經驗心得參

以歐美新法通俗肺病

諸節均示要領。救濟防護

消滅等種種方法。詳述無遺。

通俗自療病法

一冊 二角

生

本書爲醫學士蘇儀貞女士編輯專述通常衛生及淺近醫學知識。專載家庭及個人應用。全書分十章。
(一) 通俗診斷法
(二) 看護上應注意各項
(三) 一般疾病的症候和療法
(四) 尋常藥料說明
(五) 婦女病自療法
(六) 孕婦須知
(七) 育兒應注意各項
(八) 小兒療病法
(九) 急救療法
(十) 飲食的衛

中華書局發行

一冊

世界實業大王

六角

我國人之指富者。輒曰命運使然。而富者亦漫然以運命自居。不知成功致富之人。必具有偉大之毅力與學識。方足以致鉅富。垂永久。否則一時僥倖之富。其不遭失敗者鮮矣。是書搜集世界實業大王十八人之歷史。編爲小傳。簡顯明瞭。足資模範。凡吾青年尤宜人手一編。

全一冊

美富大十國褒部教育獎

三角

美利堅稱世界首富之國。其人民多善事生畜。是書將美國富豪卡匿奇、魔爾根、依蘭介姆、舍爾休、窪布等十人之歷史。詳爲紀載。中如卡匿奇等有以寒素起家。卒成巨富者。青年讀之。可以鼓勵毅力。懸爲模範。

古今尺牘大觀下編

第三冊

目錄

達情類

牢騷

清錢陸燦答同年計甫草書

清李雯答陳大樽書

清謝良琦與應仲謀書

清李漁與紀伯紫書

清王曇與兵侍周石芳先生書

清吳錫麒寄諸搨堂書

清朱仕琇上原任福建督學吳公啟

清楊芳燦答趙艮甫書

清惲敬答董牧唐書

清胡天游與朱孝廉書

清葉映榴與侈儼書

清周積賢與陳其年書
清裕永仁與周敷文書

清計東答汪鈍翁書

清何栻復王震軒太守書

清樂鈞答王癡山先生書

清王錫振復陳冀子丈書

清郭嵩燾致沈幼丹制軍書

清徐錦與張玉珊書

清龍啓瑞致曾滌笙侍郎書

清曾紀澤倫敦致丁雨生中丞書

清李慈銘復張孝達書

胡念修致惲叔名孝廉書
清王詒壽報李悉伯書

詼諧

清杜濬戲答練石林書

清董以寧答劉震修書

清安致遠與方與三書

清傅占衡與徐仲光先生書

清曹煜與鄒乾一書

清袁枚戲題小像寄羅兩峰書

清湯誥戲索友人新婚繡製啟

清張泰青與嚴子通比部索絮襪啟

清曾國藩覆李希菴中丞書

清汪士鐸與戴子高書

恬淡

清陳廷敬與韓佚園書

清尤侗寄王大宗伯書

清吳綺與內子江夏君書

清梁機答從子欽勸應詞科書

清李鍇報王闡谷書

清曹耀珩與唐太史書

清王杰復汪煥曾書

清吳錫麒寄王治山同年書

清朱仕琇與林穆菴書

清唐仲冕致吳梅梁學使書

清吳德旋復吳耶溪書

清吳汝綸答程曦之書

清陸元鼎復吳子修方伯書

惋傷

清尤侗遺亡友湯卿謀書

清黎士弘致大理卿張又南先生書

清毛奇齡復沈九康成書

清毛先舒答沈去矜書

清陸繁弨答朱允思表叔書

清曹學詩致金沙史梧岡大兄書

清曹耀珩與夏虞音書

清劉星煒爲勝國閣陳二公徵詩書

清吳錫麒與馬葦舟書

清程同文與戚某書

清曾國藩致邵位西書

清彭玉麐與郭意城書

清涂景濤與周雪池書

清鄭獻甫後答胡桂山大令書

清俞樾與亡室姚夫人書

清李慈銘與潘伯寅副都書

雜類

清魏禧答楊友石書

清徐芳與綏安聶桂侯書

清倪會鼎致顏遜甫書

清蒲松齡答陳翰林書

清蔣學沂致周竹雲書

清楊芳燦答阮芸臺中丞啟

清郭嵩燾復吳又桓刺史書

清張九徵與某公書

清章藻功與吳門諸同學書

清洪亮吉答章徵君天育書

清龔景瀚與林香海翰林書

清董兆熊與江弢叔書

清熊文舉與減齋書

古今尺牘大觀 下編

第三冊

杭縣鍾毓龍
朱用賓纂輯

達情類

牢騷

清錢陸燦答同年計甫草書

投金渚上衝寒犯雪展磨鏡之誠古人之誼也接來教似不能不爲旅人匏繫涼涼窮窶慮者弟因思古者井田而外另有士田可考則居有食也出則必有師從師游者卽從師食史記謂孔子養弟子三千人固不足信然弟子從孔子出遊歷國其勢不齎糧而食孔子之食孔子何所取之取之列國之餽遺也故晏嬰諫齊景公勿用孔子曰遊說勾貸不可以爲國是其證也當是時士居有士田而出則

非從師則仕耳。士窮而在下，多仕於諸侯之國。諸侯之國不能盡收之，則又散而仕於列國之大夫。今弟與足下居既無田而出，又不仕，將求遊以求食耶？則足下方有瀨水之痛，而弟之心喪者，又數年於茲矣。昌黎與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弟無所依歸，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夫昌黎之在當時，其汲汲於圖其窮也，固然。然猶有陸宣公爲之師，又有張建封、裴晉公諸賢爲之知己，卒能不死於窮餓，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若弟與足下復何望乎？復何歸乎？事之所無可如何者，皆不足復道也。惟靜以俟之而已。幸自愛，勿多談。

清計東答汪鈍翁書

承教以東文字中不宜輕有感恩之語。如顧天石詩序云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閣下教予之切，而愛予之深也。顧東之爲此，亦自有說。徐仲車宋所稱節孝先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恩。及考其受恩之實，但云崔公能使予不勞而

親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又烏知其言之悲乎。使予今日亦有若華州崔太守者。在我吳二三百里之內。憐而客之。使歲有所貯。以養我母。不至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逐逐於寒暑之時。水陸之道。讀書厲志。以長貧賤。浩然自足。豈非大恩哉。齊北郭騷結罘網捆蒲席以養母。不給見晏子乞所以養者。晏子與之食粟府金。及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亢其難。卒以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屢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於學。而好游若此。對曰。親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即不出矣。范公爲補教授。子弟春秋。使得廩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修。有司薦於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況於東哉。夫受恩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子之報晏子。可哀也已。卽幸而若徐節孝孫明復。不至以一死報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爲不負知己。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良難先。

生之言其信然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以爲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公其人者乎？東感之報之，當不後於所稱三人者矣。閣下其一加之意否乎？

清李雯答陳大樽書

被放以來，兩接手書，故人拳拳彌增感歎。雯身世相迫，已到窮崖，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以倍篤於往年也。弟成人兄弟六人，五年之中，已折其二。自理髮莖，十白其三鬚，亦有三四莖白者，鑄之既去，旋復再生。誠恐桐柳之姿，望秋欲替，既無竹帛之勳，復廢名山之業。修名未立，身同委灰，則出處之事，都爲儒冠誤盡。此雯所謂一夕而九思，臨滄而不知七箸者也。憶曩時比肩並起之彥，不過六七人。今惟偉南及雯，將爲碩果，而偉南道心彌腴，雯也世趣愈惡，顚顚居一室之中，四面環責，皆蓄至深之望懷，不憐之心，顧此微賤之軀，乃蝮蛇怪鳥爲天地間憎惡之物，以形爲累，不得轉化。近復以脾溼發瘡，肢體攀如臂，不得掉步，不得揚仰臥，看屋梁側面，對蘧蒼時呼舍弟捕秋草上青蟲，致諸蚍蜉羣鬪階上曳。

足觀之一爲解頤。天下之可欲有大於青蟲而人之競得有甚於羣蟻者。我未知造物者亦一睨而視之耶。抑細瑣而不見耶。思之不得。日影移尺而休焉。其無聊也。如是正欲伸遺愁疾思得出門。顧此措大面孔無處施散。亦患無結伴相從者。今幸有我兄爲地主。轅文爲旅伴。便足振策一來。寄其感興。轅文偶有平江之行。俟其歸時。卽與同載。計到越中。以明月爲期耳。魯元之窮頓久爲兄所憐。今來會稽學鈞任公子。得無助之修其餌綸乎。

清周積賢與陳其年書

足下穎川舊族。江左名流。三君同塵。二方高世。藏書善卷之洞。佇見花開賦詩玉女之潭。還驚魚聽珊瑚七尺。非惟金谷之園。玫瑰千重。寧止曲陽之宅。固當笑南金之寡和。訝島人之絕絃。況復剡溪非遠。子猷乘興之船。山陽可通。仲悌相思之駕。東都道主。便多慕德之賓。西邸文人。或有求名之客。是臭味也。其不然乎。僕比年病患不時。離憂多暇。天地爲小。江海不流。遂乃息羽於千里之內。垂翅於多士。

之末既井臼之匪逸亦躡屩之徒勞而賣書無力傭筆興謗時有弋者無靜柯之可棲身爲榜人冀安瀾之可託風教所期惟在足下且夫構李山下爲種蠡者幾人石頭城中凡導安者幾輩坐新亭而隕慟過西州而愴懷馬首東西川原南北寤寐忽見胡寧可言浮沈之懷若斯而已將以明春迄於三載編竹爲室廣不過身藉草爲裯厚不蔽膝散髮其上匿影其下既失蛟龍之伍仍非雞鷺爲羣元卿荒草之逕是所師心子通終日之關差堪尚友小人固鄙不敢自文至其異鄉賦別之篇昔日詠懷之作雖詞非金石難居作述之科而心有風雅非無鳴躍之性勒之宛委之山非敢望也供諸羽陵之蠹豈不懼歟杜元凱之碑一山一谷庚子山之賦五存五亡私心痛之無能爲力足下念此寧無慨然秋風加厲塞雁初來後遇有時行矣努力。

清謝良琦與應仲謀書

前年使者從虎林歸辱足下賜書念僕孤立無與援欲僕於天下士及平生親故

少見峻絕。僕非敢如此也。以足下之相知。猶尙言此。況世之眈眈於僕。亟欲得其過。以肆其謗訕者哉。就欲作書還答。會遭讒賊。致煩白簡。旣苦待理無暇。又詞中所引。且云僕與遊客某某相結約。竊念誠如此。將足下之說可不辯而明也。僕性本孤寂。少時在里中。里中兒相與談游。俠意氣。僕便不屑意。及長讀聖人之書。頗知其道。以爲士君子立名砥行。莫先於自重其身。故往往嚴去就。慎取與。不苟爲然諾。然於蓄道德能文章之士。則又篤好而深慕之。蓋僕生平所惡止是浮薄。不自愛。重之徒。而非謂交天下士。當盡用其嚴冷也。逮後遊宦南北。所見天下士。不少不肖者。且勿論。卽士大夫亦類不能如僕之所期。僕始歎息失望。便欲獨寤寐。歌不與世交接。顧猶未敢決絕。此皆足下所深識。僕豈好爲崖異蘄絕者哉。今足下。又以此教僕。然則足下謂今天下士果何如也。自古大聖大賢。其生也不偶。則守其道。獨行而不悔。此士之常也。今則不然。不別賢愚。不度才德。皆傲然自命。曰遊其平時。相對慷慨歎息。則必曰遊道。嗚呼。何其怪異者歟。以僕所見其人大率。

依阿淟涊挾持涼薄不過希望人恩澤居恆剽竊章句學爲詩學書又學爲大言
矜詡其同姓同里之達官貴人或自言與達官貴人某某交厚昏夜向人乞憐得
請則再三至不已不得則肆意訴罵同遊無賴一唱百和當官者畏其奸不耐其
絮聒勉強承受當時惟不肖者爲然近者士大夫莫不然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
如而謂僕能堪之耶僕於此輩雖拒絕至平生親故如此輩者亦繁有徒自始仕
至今亦數過從矣僕離青溪後在江南三年近日待理又二年從無一人見問或
道塗相遇皆側身趨避不避亦不交一語近聞僕事白得仕又相顧色喜嗟乎足
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然僕之遭讒賊被罪以至於今日者其禍亦
原於此足下之教僕者是也僕生平每自謹飭不敢有所缺陷獨親舊見僕如此
以爲刻薄寡恩不肖者見僕如此以爲落落難合逢人便謗議舒洩其憤恨士大
夫見僕如此以爲自尊大聞人妄言某某僕遇之厚遂輕相信羅織以爲罪狀嗟
乎僕誠不願有此患生於疾惡太甚而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少也以此益憤

憤便欲掃迹滅景自投深林又念遭際清時不忍捐棄且半生苦心述作未有成就欲與當世賢人君子講習討論鄉者得二三人近又得一二人酒杯議論往復肝膽呈露不假膠漆自然訢合無間足下謂僕於天下士果一槩峻絕者乎抑亦有所推擇也足下之教僕皆足下厚愛僕之意特僕深惡此輩欲一盡言之耳足下得僕書倘不以爲過或者其輒然而笑耶

清嵇永仁與周敷文書

僕少不自重好詆譖雜劇譏刺平生不當意者自知獲罪名教復不肯割心帖括與二三少年馳騁場屋獵取聲華長老先生每見余所爲則羣起而嗔責之謂之怪誕比年念高堂垂老乃始揜撦章句謂可希世干進然廢日趨時而學終無補於古人充棟之書又十未見其一二然後悔此事之誤人而春華秋實之兼隕而落也因遂盡棄其口誦手抄之文復肆力於長老先生前所噴責怪誕之事又以學識未堅探索未廣漫然行文僅取佶屈聱牙艱澀險僻者以爲差異今文不知

其大悖於古文也遠矣。近益爽然失惄。然思取五經晝夜讀之。更取孟子左國遷固史記晝夜讀之。又取唐宋韓歐兩子晝夜讀之。方知聖賢文章未有言不見道而能傳於千百萬世者也。僕今日未敢言文而先學道。道苟一日有成。高可以辨古今治忽善敗。人品邪正真偽。如數曆書黑凶白吉黃平碧毒分照天下也。卽次亦可與少年馳騁場屋。獵取聲譽。不至如時文輕脫滑利。故多其轉折。空其字句。令人見之亦喜。然去之竟不思也。僕向往來江淮。交遊不乏。邇以教授生徒。刺謹尋丈之地。盤旋坐臥。顧影兀兀。又不獲勝己之朋。進德之友。相與切劘。淬勵俾得蚤聞道。也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僕生二十七年。忽悠悠汨沒殆盡。往者旣往來者將來。新者未新。故者仍故。計人生壽考之年。以六十爲準。如僕輩鈞深致遠。勞形敝神。又當少活十年。此五十年中。已過强半。其間進退甘苦。行止順逆。天時豐歉。人事夷險。境遇離合。情慾悲歡。大抵不過如此。其後二十年中。亦不過如此。卽推之百年。寧復有異。誠知生人之趣。有盡。而見道之日。難遲也。僕聞足下學道頗。